

附釋音毛詩註疏

六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一)

(廿三)

陳死丘詰訓傳第十二

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交犧之墟在古豫州之界死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陳譜 陳者大皞虞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

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虞氏故連言之。虞或即伏羲字

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胄有虞氏。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

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為滿於陳。都於死丘之

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肅以元女大姬妻之。先王

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陶正。則胡公

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

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

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為陶人。居於鳩汭。其後因於鳩氏

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

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

是胡公姓。胡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

前已姓。胡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

思於姓。胡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

始於姓。胡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

明胡公。以虞為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大姬配之。胡公

其後。子產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

外別。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

已故。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

封黃帝之後。於前封而事之。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

恪祀。宋別為二王之後。於死丘。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

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







殺之案蔡人殺伯在桓六年出家言伯死而躍立五月而葬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作之亦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誤也其詩死立東門之坊序云明公為錫公詩矣衡門云錫公東門之坊東門之坊從上公詩亦從上明之亦為宣公詩也宋詩也宋詩也宋詩也宋詩也

死之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死元反

疏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

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度即夢也

故以幽荒謂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謂是

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定

情或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用冬夏不息易

狀如建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司。子之湯方死立之上

号 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死之變云子者

有情方而無望焉洵儀無可觀望而則傲。陶音尚其

疏 子之至望号。毛以為子大夫之游蕩号在於

夫當朝夕洛勤助君治國而游蕩之情号其或儀無可

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也

死立中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

李述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為說。箋子者至一不為。正

之所謂皆世公之事不直以為六六隱四年公亦呼焉曰子山

謂爾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謂侯之臣亦呼焉曰子山

有桓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若片昭公明此子止片也公







反。巽。疏。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

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安安是也。經先言

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教游。故先言棄業。

所以經言。到也。此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

井為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也。養贖老。少恃以不墮。

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先濯其物。香潔及自嚴。師

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

然則。田本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而井

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

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臺。舍。孫

其交易之處。在鹽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為市。或如劭言。三

章皆述。至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娶。豈於粉。柎。之下。二章。上

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房女。相

說之。辭。明。歌舞之處。皆男。東門之粉。死。立之。打。白

女。相。從。於。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疏。傳。粉。白。至。所。聚。正

相。况。浦。反。行。常。與。反。說。文。丈。與。反。疏。義。曰。釋。不。云。粉。白。是

孫。炎。曰。榆。白。者。名。粉。郭。璞。曰。粉。榆。先生。葉。邵。著。喪。衣。色。白。是

粉。為。白。榆。也。相。行。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不。是。因

疏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

東門之粉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

死立之

死立之。打。白。疏。傳。粉。白。至。所。聚。正

打白

打白。疏。傳。粉。白。至。所。聚。正

子仲之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婆娑其下

子婆娑其下。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仲

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仲之子

子仲之子。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仲之子

子仲之子。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仲之子

子仲之子。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仲之子

子仲之子。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仲之子

子仲之子。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仲之子

子仲之子。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仲之子

子仲之子。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仲之子

子仲之子。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仲之子

子仲之子。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仲之子

子仲之子。子。仲。陳。大。天。氏。子

子仲之子

子仲之子。子。仲。陳。大。天。氏。子



原氏解  
不若作  
原

中之最上與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不復續  
也原大夫氏正義曰教善釋文也春秋莊二十七年  
季文如陳蔡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楚旦明至上處  
○正義曰且謂早朝或明也釋文云于曰於也故于得  
曰差釋文依游戲無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  
釋刺其以美景發華故舉一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  
知南方原氏之及可為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  
也穀旦于逝越以駸邁駸邁往也朝旦善明曰往矣謂

之所會也於是以摠行欲男視爾如取貽我握叔  
女合行○繼于公反虞昌慮反交會而相說曰我視文之顏  
菽節末也椒芬香也箋云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文之顏  
亂美如苾苾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注  
反萃音浮又芳九反說音悅道唯季反好呼邱反○疏穀  
以至握椒○毛以為陳之女入見美景而說曰朝日善明曰  
總而行之所會之處矣女即陳其車華假有蹟者於是  
人云我往者語注云我親女顏色之美如菽之華然見我  
寺疏

也上章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  
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取苾末椒  
芬香○正義曰苾苾末釋草文舍人曰苾一名蚩取苾末椒  
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  
疏云苾苾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色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  
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箋男女三所由也  
我曰言相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  
相愛也言相也如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  
美如苾苾之華若是女說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苾苾也思其往  
旧相愛今接會焉是亂詩人言此者不其淫亂此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也愿而無志故作是詩以誘掖



其君也

此古丈稱言誘音西原音願謹也液音亦○

疏

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

以僖公懿惠而無自忘之志故國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

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與國致理也經三章皆誘之辭

○箋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文云掖臂也傳二

十五年左傳云二札從國子廵城持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

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

故以掖為扶持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為門言

也定本作扶持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泌之洋洋

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化○

可以樂飢○云飢者不是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

之可飲以樂飢以喻人君慈惠在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

也○泌悲位反洋洋音羊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召反沈云

舊音作樂字晚詩本有作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

字當從療下作療案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則毛正作

樂而本作療下注疏○衡門至案飢○毛以為雖淺陋衡門

故此苦角反○疏○衡門至案飢○毛以為雖淺陋衡門

小國之中道可以與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

游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君何以

不與治致政手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而飢何

則泌者泉水消流不已乃至廣大况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

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

非任賢也

廣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衡門至遊息○正

義曰考亡記王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同

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療者有阿塾堂室此唯橫木為之

言其淺也釋詁云稊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傳

必泉至忘飢○正義曰即國有苾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

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觀之南面可以樂治思亂孫毓

唯肅云既觀之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飲也則樂道忘飢

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孫子曰發憤志食不知老之將至

云尔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斯川喻

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

豈



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為妻必齊之姜箋云此言何必河之

魚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行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

之子箋云宋疏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

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燔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

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

判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齊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可於經無所害也

東門之池寺流七之

可以漚麻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

教漚烏豆反緝七立彼采芣苢可與晤歌晤遇也

反西州人謂績為緝彼采芣苢可與晤歌晤遇也

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立與對歌相切疏東門至晤歌

化也彼采芣苢可與晤歌晤遇也

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衣服以興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備政以成德教既已思得賢女又迷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以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切化使君為善

傳池城池漚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昇城門故以池為城池考工記漚氏以洗水漚其後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淩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也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勅也

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為遇亦為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章亦與鄭同

箋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為戒人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為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

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



為婦人之美稱咸九年左傳引此詩云雖有東門之池

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字又作詩。疏

漚紵。正義曰陸機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池

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

再刈刈更生刺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反自脆但得東門

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言道也。菅

漚為疏。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也

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陸機疏云菅似茅而滑

岸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

猶有不至者也迎魚敬疏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昏姻失時者夫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

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聚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悞亂

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

違曰非謂男亦違女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下二

句言親迎而東門之楊其葉洋洋言男也洋洋然盛貌

秋冬也云楊葉洋洋三月中也與者昏以為期明星煌

煌期而不至也等云親迎之禮以昏時文也他疏東門

煌色不肯時行乃至大屋煌煌然音皇。疏東門

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洋洋然而大矣楊葉已大不

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興歲之時月已至於春暮矣時已晚

不復及其初生之時又後淫風大行女留他色又男子親

迎者用昏時以為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

已極深而竟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

失時而與楊葉為喻則是正時故云男失夫時不違秋冬也



冬為昏無正文也。邶風云：土如歸事，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礼。當在水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礼皆可。為秋，冬家語云：羣立閉前，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昏。女廟，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水泮而農業起，昏礼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養百姓，是時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箋：揚葉至之月。正義曰：箋亦以揚葉至之月，不以揚葉正時也。鄭言揚葉，詳三月。仲春者，自言葉盛之月，不以揚葉為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正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所以同礼，拍言仲春之月，今會男女，故以仲春為昏月。其如風所云：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礼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氏或自憑據以為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傳期而不至，亦正義曰：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弘夜深乃至也。

言明星煌煌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舉其時，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燕此時，女至，故辨之。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箋：親迎三煌煌，然。正義曰：士昏礼，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礼。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為異人之色。故云：女留也。地色不青，時行乃至。六星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猶輝輝也。昏以為期。明星皙皙。皙皙猶煌煌也。

### 東門之楊三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

加於萬民焉。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也。本亦作佗，同。徒多反。五父也。史記以為厲公殺宣，試本。

疏。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正義曰：栗佗身行不義，同。疏。義惡加萬民，定本直云：民無萬。由其師傅下流。

既立為君，此師傅猶在。陳佗心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政於此，詩以刺佗，故其去惡博而成就良師也。經二章皆足。



戒他令去其惡師之辭。箋不義至自立。正義曰不義之

大莫大弑君也。春秋桓王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傳

云再劫也。於是見陳亂。文公于它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

云。休國人分散。故再劫。是陳侯鮑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

陳侯鮑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弑君者。以爲大子其父卒免當

代。公爲君。陳侯鮑殺之。而取國。故以弑君言之。序言無良師傳

以至於不義。則他於弑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

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彼今作詩。惡師則弑君

之後。惡師乃在何則。詩音民之。彼必惡加於民。民始怨則

陳侯鮑未立爲君。則身爲公子。豈止大夫。雖則惡師非民所

今作詩。刺之。明具自立之後也。而墓明有棘斧以斯之

之。今去惡師。明具惡師。亦去也。墓明有棘斧以斯之

與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坐間。在也。故三。此棘新維斧可

以開。於之。箋云。與者。喻陳侯鮑也。不。或。置。良。傳。之。訓。道。至。陷

於。誅。絕。之。罪。斯。所。宜。反。不。如。字。入。旨。疏。鄭。注。向。書。云。斯。折

也。亦。雅。三。斯。修。離。也。孫。炎。云。斯。折。之。難。讀。者。如。字。折。星。曆。反

明。音。閉。賭。都。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善。也。陳。侯。鮑。之。師。傳

魯。反。又。作。觀。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善。也。陳。侯。鮑。之。師。傳

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箋。云。已。昔。父。也。

罪。惡。著。也。相。思。亮。反。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箋。云。已。昔。父。也。

善。去。也。善。音。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去。惡。終。疏。墓

致。禍。難。自。古。昔。之。詩。常。然。去。美。呂。反。難。乃。但。反。疏。墓

至。然。矣。正義。曰。言。墓。道。之。明。幽。闇。也。言。說。八。行。之。亦。故。有

此。棘。此。棘。既。生。必。得。斧。可。以。開。折。而。去。之。以。與。陳。侯。鮑。之。身

不。明。由。希。觀。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至。說。成。必。得。明。師。乃。可

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心。至。誅。絕。故。又。疏。之。云

疏。墓。門。墓。道。之。明。幽。闇。也。言。說。八。行。之。亦。故。有

不。明。由。希。觀。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至。說。成。必。得。明。師。乃。可

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心。至。誅。絕。故。又。疏。之。云

疏。墓。門。墓。道。之。明。幽。闇。也。言。說。八。行。之。亦。故。有

不。明。由。希。觀。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至。說。成。必。得。明。師。乃。可

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心。至。誅。絕。故。又。疏。之。云

疏。墓。門。墓。道。之。明。幽。闇。也。言。說。八。行。之。亦。故。有

疏。墓。門。墓。道。之。明。幽。闇。也。言。說。八。行。之。亦。故。有

不。明。由。希。觀。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至。說。成。必。得。明。師。乃。可

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心。至。誅。絕。故。又。疏。之。云

疏。墓。門。墓。道。之。明。幽。闇。也。言。說。八。行。之。亦。故。有

不。明。由。希。觀。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至。說。成。必。得。明。師。乃。可

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心。至。誅。絕。故。又。疏。之。云

疏。墓。門。墓。道。之。明。幽。闇。也。言。說。八。行。之。亦。故。有







告語衆人輩汝等是誰誰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其使後  
心物物然而憂之○傳防邑即立召草○正義曰以鵲之為  
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  
土之高顯草生九美故曰為立却風稱旄丘有葛藟風稱阿  
丘有蕪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若之華傳云若陵若此直云  
若草被陵若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機  
賦云若若莢也○州人謂之翅饒憂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  
荻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傳何張詩○  
正義曰釋訓文郭璞曰幻或欺詐人者○多誰誰至宣公○  
正義曰言誰何予美者是就衆人之內告問是誰為之故  
云誰誰誰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君不  
欲使誰誰人亦謂君為所美之人○**中唐有壁瓦印有**

**旨鵲**中中庚也唐堂塗也○鵲鵲也○鵲鵲也○鵲鵲也○  
受音○**疏**中是中庭釋官云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  
巡曰車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壁堂途堂下至門之  
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  
也○鵲言又云鵲鵲謂之鵲李巡曰鵲鵲一名鵲郭璞曰鵲  
也今江東呼為鵲鵲鵲鵲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藉色似鵲

**防有鵲巢三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正焉**○好

反序同說音○**疏**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正義曰人於

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

**出皎兮**之白也皎月光也箋云與者喻婦人有美色

**僚兮舒窈窕**僚好貌舒達也窈窕之姿也○僚字

之間凡好謂之僚僚本亦作僚同皆了窈烏了反又于表反

**勞心忼兮**見則憂也箋云思而不**疏**月出至情兮○正義

皎然而白兮以興婦人白哲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面色

白哲又見皎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色行止舒達姿容又



窈窕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惓然而憂  
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傳皎月光○正義曰大  
車云有如皎日則皎亦日光言月光者皎是日光之名且以  
其與月出共文故為月光○傳僚好至之姿○正義曰皎兮  
前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僚為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表身復  
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窕兮故  
知窈窕是舒遲之姿容○傳情優  
正義曰釋訓云情情也故為憂  
月出皓兮佼人懽  
兮舒懷受兮勞心慍兮月出照兮交人燎兮舒  
天紹兮勞心慘兮○皓胡老反劉本又作劉力反舒  
貌押蒼作劉劉好也優於久反舒貌

月出三五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息焉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  
字御叔○株林邑也夏氏邑也夏戶雅反注

下同御魚呂疏株林二章章四句至息焉○正義曰作株  
反又如字○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

姬姓之女疾驅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至  
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

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箋  
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以汝對曰亦似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

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  
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

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乱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

名胡為乎株林從夏南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

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為淫匪適株林從夏南也

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淫非也言我非之他

曰株林者夏氏之邑從夏三子南之母為淫株公為



人所青能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  
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本無  
兮字。傳株林至微舒。正義曰靈公適彼株林從夏南故  
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商邑而從夏如  
也徵舒初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  
南楚舒微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  
南之冊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  
南言之。後匪非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  
前人故獨有能拒之辨非是面手王肅云言非欲適  
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三為長駕馬我  
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  
林或說舍馬為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疏  
駕我至于株。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為駕我  
君之一乘之馬駕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  
一乘之駒乎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淫泆不  
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大夫乘駒。正義曰皇皇者華  
說大夫出使經云此馬維駒是大夫之制也當乘駒也此傳  
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宣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  
以為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齊也  
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註。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

**憂思感傷焉**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宣儀行父也感傷謂

涕洟。弟反自目曰涕洟音四自鼻。疏澤陂三章章六句至  
曰泗滂音光反注洟何反下文同。疏澤陂三章章六句至  
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宣儀行父等君臣並淫於其國  
之內共通夏姬或人效之男女遞相說愛為此淫泆以爲  
男女相悅爲此無札故君子惡之夏思感傷焉夏思時出之  
淫亂感傷女之無札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  
傷者次二句是也夏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  
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也故言上故言之曰於經無所  
當也經并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  
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也鄭以爲由靈  
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於說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  
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說聚會則共相說愛



別離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草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禮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也傷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禮寤寐無為二句又在美一人而為憂思感傷時出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兼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不得共為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相美藻之莖卒章言菡萏指美藻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失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且鄭以為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為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艸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反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至滂沱也毛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為草甚柔弱荷之為葉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躡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奈何乃憂思時出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為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為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佼好女悅男云汝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寤寐之中更無所為念此美女弟四章於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傳彼澤障荷美導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美藻其莖茄其葉殿其本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苕李巡曰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二)

四

後妘姓之國也其封或在古豫州外方之北發波之南居溱

浦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男之國後為鄭武所并焉王云周

武王封之於濟洛

毛詩國風

鄭氏楚文

孔穎達疏

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備生卷章章生重黎為

高辛氏之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為高辛氏火正

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

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

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云趙商云

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為地北陰位以五

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

南正為文則為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

云火正耳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發波之南居溱浦之

間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

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發波既注云流

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發陽民猶謂其處為發澤在

汴縣東發澤發波一澤名也發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

社預云檜城在發陽密縣東北是在發陽之南也鄭處檜地

而國有溱有是檜居溱浦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

妘姓檜者處其地焉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

昆吾蘇顧溫莒也董姓駸夷豢龍也彭姓彭祖承韋諸檜也

禿姓舟人也妘姓躬檜路偏陽也曹姓鄒豈也斟姓無後也

通楚為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

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尺帝乃以庚

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

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

也故章服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

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書以吳回繫黎之

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日黎有大功後世當與故伯檜黎

言曰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以是官號而云各黎者昭二



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顛項氏有子曰黎重黎皆  
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其  
耳顛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  
地之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繁衣服大  
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  
之世為相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  
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  
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  
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  
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  
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為周王  
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  
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  
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  
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其  
國北鄰於號。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榮陽縣應劭云故號國  
也然則號在榮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號也地理志  
河南有成皋縣故虎牢北一口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岩邑也  
號叔死焉然則號國當在成皋而又以榮陽為號國者傳言  
號叔特制與榮陽相近在號之境内故特之耳不言其都在  
制也諸於諸國皆不言北鄰此獨言北鄰於號者以鄭滅號  
籍而後之先諸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  
也此與檜鄰者謂東號耳猶自別於西號杜預云西號在弘  
農陝縣東南東號今榮陽其東號鄭武公滅之西號則晉獻  
公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

**好繁其衣服道遠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

**作是詩也。**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反疏。**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羔裘詩者言

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檜之大夫見君有不可之行

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理

去君也由檜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其

國家而徒好繁其衣服道遠遊燕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



微思其意猶尚思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

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朝翔道遙卒章上二句言其喪也之美是其好潔遊宴不強政治也三章下二句言思君

先言以道去君也。箋以道至乃去。正義曰言以道去君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我侵曹曹驪出

齊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驪戎將侵曹曹驪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

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二月章曰為

善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齊甲父干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

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三諫不聽大夫待放之禮宣二年穀梁傳稱捕首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

待放之禮宣二年穀梁傳稱捕首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郊始首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放乃去

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勗書云齊士以璧召人以暖絕人以政反絕以環京審敷梁仕君

士以璧召人以暖絕人以政反絕以環京審敷梁仕君則運賜之珠則往用荀勗之言以為說則君與之決別之

時或當賜之以珠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魯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

放三年禮記言三月昔禮記所言謂既得放之後行此禮而後去林待放時也首章言孤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

章云絳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也二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也

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裘易常禮未言好絮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

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羔裘也。羔裘道遠狐裘以朝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諸侯之朝服羔裘羔裘大

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羔裘是真好絮衣服也先言羔裘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施於政治。朝直

也先言羔裘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施於政治。朝直也。反註同下篇注亦同。蜡仕詐反祭名也見賢通反。山丘

**不爾思勞心忉忉** 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切。疏。羔裘至忉忉。正義曰言檀君好絮衣服不備音刀。切。疏。政事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之以道遠送狐裘

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絮。變易常服也。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熙言我豈不於

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熙言我豈不於



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切切然而憂也道造  
遊燕之事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  
能自強於政治唯好道遠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諸侯  
至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礼云主人玄冠朝服帶素  
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也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孔子之  
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緇之是羔裘用緇  
衣明其上也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  
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緇衣之上正服  
亦是用配也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也云諸侯之朝服  
緇衣蓋裘也人君以威事成就執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  
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  
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  
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  
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攻故  
連言之月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素也歲十二月合聚万物  
而素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高帶榛杖喪殺  
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  
黃冠而祭息田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

寺在七之三

養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  
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緇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  
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緇之又曰錦衣狐  
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裘豹舄  
玄緇衣以緇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  
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  
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麤裘無狐白裘矣若據  
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而已序不應直云好  
絮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  
士也天官司表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績  
謂狐青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績之裘也案玉藻與  
絮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則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  
黃衣狐裘其文相與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  
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禮君志在遊燕祭  
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入用朝服以燕見其好絮衣服  
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  
遊燕故大夫刺之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女川深衣而  
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朝事重燕  
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



○意謂其下切以然。正義曰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  
兼若去若其已得珠之後則於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知此  
是諫不從背成而去。羔裘翱翔狐裘在堂也。○  
朝用猶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疏。傳。堂。○正義曰  
飲酒於多故傳以公堂為多。按此二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  
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  
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捨君皆用  
狐裘故一章。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如膏。○膏古報  
各舉其一。○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悼。動也。○疏。是悼。○  
以曜。○正義曰。上言易衣裘此言喪色。既美捨君所服羔裘衣多  
潤澤如拍膏然日出有曜。照曜之時。其喪色如脂膏也。君  
既好絮如昇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  
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傳。悼。動。○正  
義曰。及悼。首心神震動。故為動也。與。哀。傷。同。

###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喪。禮。子。為。父。卒。為。母。皆。三。年。特  
反。下。疏。素。冠。三。章。章。三。句。○。送。喪。禮。至。能。行。也。○。為。于。傷  
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為。天。子。父  
為。長。子。妻。為。去。妾。為。君。皆。三。年。此。皆。備。言。父。母。者。以。詩。人。所  
責。當。責。其。尊。新。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王。為。父。母。父。母。尚  
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  
二。年。之。衣。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二。月。而。練。服。也。二。章  
傳。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  
已。不。言。其。鞞。擅。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緣。要。經。繩。覆  
兩。練。鹿。裘。亦。不。言。有。鞞。則。喪。服。始。終。皆。無。鞞。矣。禮。大。祥。祭。服  
朝。服。緇。冠。朝。服。之。制。緇。衣。素。同。禮。鞞。皆。裳。色。素。鞞。是。大。祥。祭  
服。之。鞞。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  
不。能。行。二。年。之。喪。故。從。初。嚮。未。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妙。上  
一。章。思。既。練。之。人。皆。下。能。三。年。故。卒。章。思。祥。祭。之。人。事。之。以  
也。則。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緇。之。霜。下。一。章。思。見。祥。祭。之。

也。則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緇之霜下。一章思見祥祭之。



服素冠於朝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時也庶見素冠之

棘人樂樂也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亦亦齊貌也

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觀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感之人形貌亦亦然腹脊也。亦人端反痛情昔反編古

老反紕婢移反解佳賣反觀勞心博博也博博憂勞也音其股本亦作瘦所救反

憂不得見。疏庶見至博博也。毛以為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即除服者故君子言已

博徒端反。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方用情急於哀感之人其形貌亦

然然腹脊者方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博博然而憂之也。鄭以素冠為既祥素紕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

則同。傳庶幸至齊貌。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

則見本不為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

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在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暮

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為練冠也練急也釋言文彼練作戒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感者其人必瘦故以亦

察為瘦瘠之貌定本毛無瘦字。箋喪禮至瘦瘠。正義曰身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

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

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暮即釋服三年之喪終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

冠為既祥之冠玉潔曰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編冠素紕也間傳注云

黑經白緯曰編其冠用編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解情寄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觀幸見此素冠哀感之人形貌

腴瘠王肅亦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為長。傳博義曰釋訓文庶見素衣也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

衣素裳然則此言我心傷悲也聊與子同歸也。疏庶見至歸也。毛以

素衣者謂素裳也。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也且疏庶見至歸也。毛以

既縛之素衣也。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也。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也。言欲與其歸也。家。鄭以為幸得見祥祭之素

衣者謂素裳也。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也且疏庶見至歸也。毛以



衣兮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君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  
 子之家兮以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  
 家而觀其居處。傳素冠故素衣。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  
 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  
 白布喪服。箋除成至素裳。正義曰箋亦以素非布故以  
 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  
 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  
 朝服縞帶素鞞鞞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為裳此言  
 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摳衣謂  
 摳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為韻喪服小記唯據諸侯若  
 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傳願見至同歸。正義  
 曰傳訓聊為願同歸謂同歸已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  
 與之為行如一亦與鄭異。箋聊獨至居處。正義曰箋以  
 疾見其人則是欲觀彼行。宜共歸已家故易傳以為同歸  
 彼人之家。庶見素鞞。箋云鞞染朝服素鞞者。我心  
 觀其居處。庶見素鞞。鞞音畢。我心

蘊結兮聊與子如一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  
 授琴而絃術術而樂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  
 於夫子授琴而絃切切而

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  
 於夫子授琴而絃切切而

人。寺充七

七

仲子

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一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  
 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  
 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箋云聊與  
 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蘊紆粉反夏戶雅反下  
 同見賢遍反下同授音表下同術苦。疏庶見至一兮。毛  
 旦反樂音洛夫三音符其行下孟反。疏庶見至一兮。毛  
 望見祥祭之素鞞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兮若有  
 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變其人欲同其行也。鄭唯下  
 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  
 傳子夏至所勉。正義曰傳以此篇既終摠三章之義文  
 此二人之行者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為  
 此行時不能三年故制之肖似也不有所謂愚人也擅弓  
 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  
 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  
 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為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  
 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一其是非。箋聊與至其行。  
 正義曰箋以作詩之人莫非一者不須羨彼有禮  
 願與如一故以為且欲與之。一處如一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隱有長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

情慾者也恣謂發快淫戲不以禮也。長楚丈羊反長楚

交古初反快古快反疏濕有長楚三章章四句至慾者。

本亦作繪古外反疏正義曰作隱有長楚詩者主疾恣

也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其情意而不為君人之度

功思樂見無情慾者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

皆思其無隱有長楚猗離其枝猗也長楚猗也

情慾之事隱有長楚猗離其枝猗也長楚猗也

之世始注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離而柔順不妄尋蔓草

木與者喻人少而端慾則長大無情慾。猗於可下難乃回

反韻音遙長張文反下同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天

也沃沃壯佼也箋云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

時樂其無死匹之意。天於驕反沃烏毒反樂音路注下皆

同如疏得無情慾之人言濕中有長楚之草始生正直及

音配疏得無情慾之人言濕中有長楚之草始生正直及

其長大其荷離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於心小

之時能正直端慾雖長大可不安淫恣情慾故我今日於人

少天無配匹之意則以大不恣其情慾疾君淫恣故思此人

草云猗也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執葉似桃華白

色其枝強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設

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蠶筆管。

是為妾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猗也從小至長不妄尋

蔓草木少而端慾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巳

有所知性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慤則雖至長也亦

無情慾知此小而端慾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

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

小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

十五六時也。傳天少沃沃壯佼。正義曰桃之大大謂桃

之少則如此沃謂人之少故云天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

○箋知匹至之意。正義曰知匹釋詁隱有長楚猗離

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首為匹也隱有長楚猗離

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夫婦室家之道疏無

箋云無家謂無疏無



家至之道。正義曰：桓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  
處妻之，至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為家室。故謂夫婦家室  
之道為室。際有長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  
室。

際有長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

焉。疏：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  
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  
之上二章，言周道之威，念之而但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  
道，昔是思。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偈，發也。調風非有道之風，  
周道之事，反疾也。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  
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  
中但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指國，但指人傷之。而作  
此詩，其傳發發至之車。正義曰：此詩云：匪風發發，下三  
匪風飄兮，知發發為飄風。偈，偈輕率之貌。故為疾驅傷，言道  
之歲而云：匪車偈，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車者人  
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  
氣，亦為無道。夏者尚書洪範，咎改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  
十月之交，稱暈暈震雷為不善之徵。是出無道，則風雷變。其  
○傳曰：傷至道也。○正義曰：但者，痛之言。故為傷也。言顧  
瞻周道，則周道已過，迴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  
令棄而不行，是廢也。○本無但傷之訓。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匪風飄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恒，傷也。下國之  
難，立遇天，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恒兮。正義曰：此詩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通首曰：疏：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  
詩云：恒兮，都達反，慘恒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三)

曹姁游詁訓傳第十四 陸曰曹者武王之弟叔振

或存充州陶丘之北荷澤之野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曹譜 曹者禹首充州陶丘之北地名。正義曰禹貢云齊

入于河益為棗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

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

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

所女年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周武王既

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以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正義曰曹

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

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

在齊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一年南齊西田左傳曰

濟西田公曹也七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荷又東

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曹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

也其封城在雷夏澤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澤

澤又云葦荷澤被孟渚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云

北荷澤在齊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之陰齊陰曹都所在

曹之封或在二澤。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

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

正義曰此皆地理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

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

遺風多君子也將言後出驕侈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正義

於魯衛之間又實於患難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正義

曰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

自專征伐長懼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

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

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棄之間作詩之時鄰國非獨魯衛而

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出雖為宋所滅

宋亦不數代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出當周惠王時政衰昭

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

鐸卒子大伯腓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官伯侯立卒子孝伯

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第蘇發幽伯代立







國若一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歟乎。傳曰釋蟲云蟬渠略舍人曰蟬渠一名渠

而暮死郭璞曰以蛤蜊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似甲五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

兩時為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

小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非

何則本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

君之衣裳以蟬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

蟬之翼采采衣服多也。疏曰以卷耳

采者眾多非一之蟬知此采采亦為眾多楚楚於

是為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

貌也心之憂矣於我歸息也。蟬渠掘閱

雪梅闕也。如雪言群繁箋云掘閱掘地解謂

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掘心之憂矣於我歸

求勿反閱音說解音蟹下同。心之憂矣於我歸

音說猶舍息也。說疏蟬渠掘地而出皆解以與昭公羣

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問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



升也彼是大袷之服故云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禮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纁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為而彼注以麻衣為小功布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為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縵履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

蟬蛸三章章四句

侯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也

○侯人官名近附近之近下同共音恭疏侯人四章章下篇同遠二方反下注同好呼報反○疏句至人焉○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應疏而卻近故經先遠君也彼侯人兮何戈與殺侯人道路送賓客者何指箋云是謂遠君子也何何可反又音何殺都彼其之子外反又都律反揚音竭反其譌反受而朱反

三百赤芾彼彼曹朝也芾韞也一命緇芾黝斯再命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其音記下皆同芾音

反赤黃之色黝於糾反黑疏公疏遠君子曹之君也疏音衡以上再掌反○疏彼侯至赤芾○正義曰

官不過侯人是遠君子也人親近小人彼曹朝上之人皆服赤芾是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

亦帶芾小人過度也傳侯人至侯人○正義曰侯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侯人是上士下

之侯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為侯人乃身帶戈殺之徒屬非侯人之官長也天子侯人之徒百二十

云侯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侯人注其寇也以設侯人者選士卒以為之引此詩云彼

之即引此詩明知此詩所陳是彼侯人之士卒者其職則是官為上士不直身荷戈殺不得刺



賢者所為非侯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  
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  
曰晉栾盈過周王使侯人出諸軒轅是其送之也官以侯迎  
為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則送之於境以是知侯人  
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  
入及歸送亦如之若侯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以禮送迎詔  
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闕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  
贊進止侯人則荷戈兵防衛好寇雖復同是送迎而禮掌不  
同故異官也戈夜須人擔揭故以荷為揭也考工記差人云  
戈秘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尺及俱是短兵相類故也  
且殺字從殳故知殺為殳也說文云殺殳也不刺遠君子即  
卒侯人是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遇侯人也賢者所作侯  
人乃是侯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為大官今在官在使  
唯為侯人故以官言之○傳彼彼至乘軒○正義曰和二年  
左傳六充冕蔽廷則帶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帶  
知用享祀則帶罪祭祀所用也上冠禮陳服皮弁素鞞玄端  
爵鞞則鞞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王藻說鞞之制云下廣二  
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  
帶之別制明帶之形制亦同於鞞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帶

詩充上之三

五

鞞者以其形制大同故率類以鞞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  
之帶他服謂之鞞二者不同也一命緼帶黝珩再命赤帶黝  
珩三命赤帶葱珩則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鞞尊祭  
服異其名耳鞞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間也所謂鞞也珩珩玉  
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周禮公侯伯之錡三命下大夫  
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  
赤帶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二年左傳云齊侯斂諸  
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  
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遣衛夫人以  
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  
帶遂言乘軒者僖十八年至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  
用僖負焉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  
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維  
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為共公近小人之狀維  
**鷓在梁不濡其翼**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鷓在梁當濡其  
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前喻小人在朝亦**彼其之子不**  
稱其服箋云不稱尺證反注同**疏**維鷓至其服○毛以



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與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常乎言必亂其政波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稱其尊服言其終必亂國也燕上二句別義具箋○傳鵲考至翼乎○正義曰鵲考澤澤鳥文舍人曰鵲一名考澤郭林曰今之鵲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考澤俗呼之為海河陸機疏云鵲水鳥形如鵲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行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海河以鵲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箋鵲在至其常○正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言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維鵲在梁不濡其味又味喙也○味步救反徐亦非其常維鵲在梁不濡其味又味喙也○味步救反徐尺稅反又步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媾厚也箋云遂猶久角反鳥口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疏○傳媾厚○正義曰重昏媾者舊考詩考媾古豆反○疏○以情必深厚故媾為厚也○舊考詩考

南山朝齊會蔚雲與貌南山曹南山也齊升雲也箋云會雖見在於君終媾考變考季女斯飢人之少子也女民不能成其德教

之弱者○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疏○會考至斯飢弱考飢猶困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疏○正義曰會考詩考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與為大雨以與小人在

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此接勢為喻天者無大雨則歲穀不熟媾考而少變考而好季子少女勿弱者所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困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之小人而病

下民也○傳會蔚至升雲○正義曰言南山朝齊則有物從山上升也○是雲矣故知會考詩考皆言雲與之貌詩人之作自歌七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齊升釋詁文定本又集注

皆云齊升雲也○箋會蔚至德教○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與不言兩降故知會蔚雲與若是小雲之興也○傳媾少至弱者○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媾為少貌變為好貌齊甫田亦云媾考變考而下句云總角考考非是幼雅故傳

以媾變並為少好貌野有曼草云清揚媾考思以為妻則非復幼雅故以媾為美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牽

云思變季女逝考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為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

女為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焉訓故不同也伯仲民季則子

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堪久飢以詩言少女且定

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箋天無至困病○正義曰

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與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常乎言必亂其政波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稱其尊服言其終必亂國也燕上二句別義具箋○傳鵲考至翼乎○正義曰鵲考澤澤鳥文舍人曰鵲一名考澤郭林曰今之鵲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考澤俗呼之為海河陸機疏云鵲水鳥形如鵲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行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海河以鵲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箋鵲在至其常○正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言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維鵲在梁不濡其味又味喙也○味步救反徐亦非其常維鵲在梁不濡其味又味喙也○味步救反徐尺稅反又步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媾厚也箋云遂猶久角反鳥口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疏○傳媾厚○正義曰重昏媾者舊考詩考媾古豆反○疏○以情必深厚故媾為厚也○舊考詩考



箋以此經輒言斯飢文無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為喻是  
因不雨為與故知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有飢國無政令則  
民困病今定本直  
云歲不熟無穀字

疾人四章章四句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音尸

本亦疏鳴鳩四章章六句至不壹。正義曰經云正是尸  
作尸疏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則知此云

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在位之人  
既用心不壹故經四章皆美用心肉壹之人率善以駁時惡

音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  
樹見鳴鳩肉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鳴鳩常言在桑其

子每章異木言子自疏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與也鳴鳩  
飛去母常不移也結鞠也鳴

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與若前人  
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知鳴鳩。結君

八反又音吉鞠君六反疏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儀義也善  
莫音幕下上時掌反。

人君子其執疏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執義一  
義當如一也疏則用心固疏鳴鳩至結

兮。正義曰言有鳴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為巢而其子有  
七兮鳴鳩養之能平均用心如壹以興入君之德養其國人

亦當平均如壹彼善人君子在民上其執義均平用心如壹既如  
壹兮其志堅固不変如裏結之兮言善人君子能如此均齊既

曹君用心不均也。傳鳴鳩至如一。正義曰鳴鳩結鞠釋  
鳥文鳴鳩之養七子也且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

平均如壹蓋相傳為然無正文。箋淑善至如一。正義曰  
淑善釋詁文此美其用心肉壹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

理通故轉儀為義言善人君子執公義之心均平如壹。傳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正義曰如結者謂如不以散如物之

裏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也素冠云我疏鳴鳩在桑其  
心蘊結又為憂愁不散如裏結與此同

子在梅疏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其帶伊絲謂人帶也人

帶弁者刺不揃其服。弁與彥反騏音其其文也說文疏  
作其紮云弁也性生置玉也或亦作其紮其紮之說反疏



鳴鳩至伊騏。毛以為言鳴鳩之鳥在桑其子飛去在梅是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與人君之德亦能物壹養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善人君子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焉之其弁維作騏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帶之不稱其服使民惡之。鄭唯其弁伊騏言皮焉之繫以王為之餘同。傳騏騏文弁皮弁。正義曰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子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曰冠弁服凡吊事弁經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吊凶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准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箋其帶至其服。正義曰王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繫注云會逢中也繫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繫引此詩云其弁伊繫又云諸侯及駟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侯伯繫飾七子男繫飾三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繫王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

八〇卷之三

騏當作繫以玉為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三繫而無繫文其文今所以歸弁箋義為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為玉繫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人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云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繫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繫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繫王之皮弁矣此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繫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繫說善人君子而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其服刺今不稱其服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也。忒他得反。疏傳忒疑。正義曰釋言文。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正是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疏至侯伯

任為侯伯也。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執惠分災其非禮也。是



諸侯之長。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

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箋云：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

巾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不之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音。壯巾反。

###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

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思治直吏。疏：下泉四章章四句，至賢伯。正

義曰：此謂思上出明王賢伯治平之時。若有明王賢伯，則能督察諸侯，共公不暇暴虐，故思之也。上三章皆上二句，疾共

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共公侵刻而思古明王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

賢伯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來諸侯，互相見。列彼下泉，浸彼苞稂，與也。列彼

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非燕草，得水而病也。箋云：與者，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穰當作涼，草蕭蕭之屬。列音

列，寔本作寔。子煇反。稂音郎。徐大音，良，寔古愛反。善音尸。憮我寤嘆，念彼周京。

憮，憂息之意。寤，寤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疏：彼

至周京。正義曰：列然而寒者，彼下流之氣。浸彼苞稂，之

民不堪，侵刻之草，得水則病，以喻共公之政。甚酷虐於民，下

之中，竟而嘆息，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此

困病也。鄭唯稂，豈有異其文義，則同。傳列寒至而病。此

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從水，是遇寒之意。故為寒也。

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也。李冰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

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易稱繫於苞桑，謂桑本

也。泉之所浸，必浸其根本。故以苞為本。稂，童梁，釋章文告人

曰：稂一名童梁，鄭曰：秀類也。陸機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

則巖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田也。甫田云：不

者，故其灌既之章，得水而病。箋：與者，至之屬。正義曰：以

中，則物休者，當言浸禾不蕪，獨幸浸稂。且下章蕭蕭，皆是以

章，此不宜得為禾中之章，故易傳以為稂當作涼，草蕭蕭。



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箋傳莫至明者。正義曰祭義說祭之事云周旋出戶棟然而聞乎奠息之聲是棟為奠息之意也。序云思明王故扣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互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洌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蒿也。子之都名為京師也。洌彼下泉浸彼苞菁。菁蒿好刀反。

我寤嘆念彼京師芄芃黍苗陰雨膏之。芃芃美貌。菁薄也。反又薄雄天。四國有王郁伯勞之。郁伯勞也。諸侯有事膏古報反。朝聘於天子也。郁侯文王之疏。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與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郁國之侯為伯以恩德勞來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郁伯至述職。正義曰以經言郁伯職是

伯爵故言郁伯侯也。知郁為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為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為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昭五年左傳云小有所述職大有述職服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事考績述職之事也。箋有王室之功。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壬壬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壬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伯也。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代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不時諸侯必不敢暴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禧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畢原懿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為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三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大公畢公為之無郇侯者知為牧下一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附釋音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陸曰豳者戎狄之地名也

部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溫之野於漢屬右扶風即周公潛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大王為豳公夏勞民事以此豳山志而作七月鳴鳴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為豳國之風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郃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即有郃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郃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郃而出也公劉之篇論公劉為狄迫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豳居允麓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豳是我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古扶風郃邑縣有豳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郃邑也言自郃而出者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也郃今始平武功縣所治豳城是也郃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而窋於

此地舊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窋於戎狄之間韋昭云豳西近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窋於戎狄之間韋昭云豳西近我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窋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論公劉遷豳事皆詳悉自郃徙豳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窋豳地尚待來郃國至公劉而終於郃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出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而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大康失邦則夏后之夏自大康為始故繫大康言之其云劉適豳不當太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為論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述公劉居豳愛之事實是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域在禹貢雍州皮山之北原溫之野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豳原隰屬雍州也太王始入居豳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論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商之未世大王又徙戎狄之難而入處於豳豳民又歸之正義曰詩綿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

詩綿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



其異由有事唯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業不失其德

本紀云公劉後修后稷之業古公使修后稷公劉

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早麓序云周之先祖

公劉之業而却他言公劉太王者以周公之先

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

二年○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非辟

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

東都二年也金縢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

歲內自然在東都時實為都而云都據後營

耳周公在東都三年言年順金縢之成文公劉太

王居邇之職憂念民事至之功以此序已志○正義曰此

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之農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

出或入其居邇之時敢民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明出

事有至若之功由其積德事無成周道其意與其劉大

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之身序已志知周公之作七

之志同不待自言已身序已志無以發明已告故作七

月之詩仰陳公劉大王以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

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

王業之艰难言禮變是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

孔見歌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甫

也七月之詩非利成王非美成王無故先公之陳王

業之艰难則思念先公用以序已志也本詩周公所作

大師題之曰明其然矣而先公在邇凡經十出知唯念公

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邇之主太王終去邇之君是念

之後皆有事唯之故周公身事唯追念憂也先明是念

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君然大上既此念大

后稷之教乃在居邇之後周公思居邇之事知其此念大

者解為說大王之色云民之夜生自土治言居邇之出得

民之意民恋其德故典俱迂明知思念幽事其意亦及大

也斯於上可言周公居東二年比句詠其作詩之意後明

月之序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

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受即作不應坐受

二年方始為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仰之

反之判致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糾糾於公劉大王之

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或別其詩以為

變風焉○正義曰念云旃旃小子其執逆是成王迎而

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王

常守事一之德不有回和似公大王之所為也周公

詩之時有自此二人之意及其欲得如王政其事又似之



此詩用於樂中當立題曰大師於  
月之詩主意公之事故別其詩  
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幽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

此序已志不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刃之正風也又非刺美  
成王之正推周公王朝幽七不得專各一國進  
退成王上陳幽公故應幽之變風若所陳亦不可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則用善惡之變風公之政矣之變下主述周幽者召公



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在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  
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  
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考禮君薨百官  
已而所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氏云周公為太宰以右  
室周公既為大宰武王初崩摠攝王政是常事管蔡不應  
流言成王不懌致疑明是二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  
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暮而練二  
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  
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  
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二年也  
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  
知揖者周公出皆奔二年及為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數出  
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為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  
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獲  
於後既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  
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獲之不即云惟朕小子其新  
迎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其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  
迎之明其反即居揖武王崩後五年即成周七年致政成王  
稱周公揖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

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  
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  
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依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  
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  
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六諸來朝迎於郊注云  
孟迎也案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  
八書傳言周公揖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揖政四年  
成王年十八又揖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  
成王於揖政元年十五年周公出年二十三也武王崩年十  
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交二崩之明年生成王  
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  
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揖也此譜言居東  
二年思公劉大王以此序已志則十月之在出居二年之  
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鴟鴞之前鴟鴞之作則在居東  
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昭王名  
之曰鴟鴞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  
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是周公居  
東三年成王年五年之時作鴟鴞也何序云刺朝廷之不  
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直在雷兩大風之後啓  
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王與羣臣悉皆未庶不得



獨刺羣臣若啓金勝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  
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  
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前作也九  
以伐柯為既得雷雨之後金勝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  
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  
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  
殷三年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  
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  
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  
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  
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等  
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禮秋  
冬行而云新昏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  
之事皆新昏設令發兵之前二年為昏猶是新昏不必以  
起兵之月始為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依必  
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  
聖經云公孫頭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  
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為大師  
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九鴟鴞

詩八之一

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  
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  
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  
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  
明唯鴟鴞傳曰寧云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為  
鴟鴞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勝之文其意皆異於鄭  
金勝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  
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  
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為管蔡而作則罪  
人斯得為得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為征伐  
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  
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喪中即攝  
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上兩之論祖述毛氏傳意或如南  
言王甫金勝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然時受命  
九年武王八十三年矣十五年伐紂明年有庚時年八十八矣  
九年武王八十三年矣十五年伐紂明年有庚時年八十八矣  
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  
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  
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六十而後有成王武王  
時成王已十三周公相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



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十三年又占文尚書武成篇  
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  
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  
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  
本從先儒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八載禮武王之年少  
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為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  
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  
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為二年  
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  
而終是為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  
流言周公居東則武王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  
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二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  
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  
故以為武王崩之明年紂元年周公相成王遭流言公即征而  
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  
叔也東山忘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  
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而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  
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被注云或曰詩序三年  
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向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  
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考以召誥

年九十八

六

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  
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亳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  
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二歲致政時  
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相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  
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相政元年年十  
四武王崩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  
成王已二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  
其年周公相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  
月者王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  
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謫公之德言已相政之意必  
是相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李札見歌謫曰其周公之東乎  
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鳴鴉三年而歸  
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大下平定  
又追蕪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  
伐柯九戩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上肅云朝廷斥成王  
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外不知猶在下何曰同  
時之作破斧蕪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流言近則成  
刺之所以屈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戩作在東山之  
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



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大其聖當走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  
美其不失其聖耳彼在後作故以為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  
傳意有案以否其繼續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  
公揖政四年建侯十五年營成周及天子十八稱孟侯此等  
皆肅所不信

###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

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王業于况反又

如字疏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正義曰作七月詩

下同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為周公

遭管蔡流言之變率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

稷及居疆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

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

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此序已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

此詩主意於疆之事則所陳者處疆地陳先公公劉大王之

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報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

故以后稷冠之艱也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

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為周公遭流言之亦避居陳

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周公至東都。正義曰變者

改常之名周公欲揖管蔡毀之是於揖事變政也金縢云管

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

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

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

之流言被注云管國名叔字對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

周公免喪服意欲揖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

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

先王以謙謙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

咎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居之祭已足說避居之意

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避皆

同作辟子而借聲為義鄭讀為避故為此說案鳩鷦之傳

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為辟此八章皆是

周公陳先公在疆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

教知其早晚各自勤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

差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

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

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以畢每事及時然後能

獲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也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

當及時營作故蚤日滌桑八月以穀時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



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備急於之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為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谷食為急故陳人耕饁之事入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蚕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蚕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蚕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繁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蚕秋當緝績絲帛染為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牧歎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此序已志言已之憂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為其摠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蚕緝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治場紉谷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不言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言須為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諸衣

言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鄉飲之禮他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農畢乃為故言肅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蚕績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助女功言取皮為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為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鬱奠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章為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為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成一冬之月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初乃止男功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蚕時節易過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蚕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芸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以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章女功在後不言有事



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育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詭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詭歲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冰先公禮教具備也開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毛鄭注雖小有異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

以授冬衣矣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一之日咸用發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

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十一

之日周正月也當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

箋云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續也咸音必說

文作畢發音如字栗烈並如字說文作𦉳二之日

日子耕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

至喜二之日夏正月也獨上晚寒于耕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與不率足而耕矣

夫也箋云同猶俱也喜讀為饁饁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饁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勸其事

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和音

似饁炎轉反野饋也字林于劫反畷音俊喜王申手如字鄭

作饁尺志反下同夏戶雅反下染夏夏小正同晚寒如疏

字謂晷節而氣寒也饋其便反饁武亮反又為于偽反

七月至至喜手以為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

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

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

有膚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

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續

地又幽人狡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四之日悉皆率

足而耕俱時我耕耨之事則歡喜也鄭唯田畯至喜言田

周公言已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鄭唯田畯至喜言田

噴來至農夫為設酒食為異餘同傳火大火至冬衣矣

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

大火也哀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

歷過也謂火下為流故云流下言六月尋見而中則流下也

同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箋大火至所在正義曰

昭三年云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

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



人者退是火為寒暑之候車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  
今季夏昏火星六月既昏中以極反之故十二月日而中  
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非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  
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安至之氣昏火星中  
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崩受  
東方之辨及以為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  
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  
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  
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曰時言中星者存夏交舉  
其次言星鳥星火秋之季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  
火之方星火人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其  
東方南方皆三交換火大火居其中西方此方俱六宿虛星  
昂星居其中每時換火大火居其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  
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  
次與此火之心星別二傳一之至寒氣○正義曰一之日二  
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  
十分之餘謂數後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之日之  
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周之正月謂建子之  
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不傳曰三之日夏

卷之十

十

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布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  
從周為說故言四之日也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  
也此篇論文自立一射後夏之十月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  
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後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  
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蚤月條桑皆是建辰之  
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  
以牙藥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陰用事陰氣已萌物  
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  
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月之日物既木成不可以  
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曰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土下  
四章等云物成自秀養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  
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  
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以  
為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二月  
二月則羣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  
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月明其氣相類也春秋  
元命包曰周人以十一月為正設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  
十三月為是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為十三與  
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風發發以發是風故知烈是氣



歲以盛南發為寒風栗烈為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箋揭毛至當績。正義曰毛布用毛為布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言此二陽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八月則當衣事養蠶為重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八月則當績者以此章先言流火則見已見火流於時蠶事已過唯績可以當之且五章蠶事別言流火故不以蠶事屬此。傳三之日全火夫二正義曰干訓於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月令季冬命農計耕事脩耒耜其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季冬之月幸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龜人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龜土晚寒鄭志谷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按中國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事曰剛陳設曰足對文則為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為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卒足而耕無不名言其人皆然也。箋饋釋詁文孫炎曰今之當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當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王田謂之田峻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舜為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以外天子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峻正職故直云田峻大夫春官篇章掌擊土鼓

以祭田峻司農云田峻古之先穀田之官者但彼詭祈年之際知祭先穀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為正。正義曰箋以田峻至喜文承饋彼之下若喜樂其成之。正。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饋彼之下而謂田事便。是。其餉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為饋。酒食釋詁文李巡。賓之敬大夫。然衛命。司何為厚身就耕民公。有與缺。問其飲食平部外其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有踐。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蓬豆。設食也。其為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乎。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始故又本作此。春日載

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倉庚黃

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前。之。宅。揭。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云。之。候。也。柔。桑。緝。桑。也。桑。生。宜。緝。桑。離。本。又。作。鷲。作。春日遲遲采繁芻芻。同力知反釋直吏反本亦作推。



女心傷悲死及公子同歸

以生蚕也。白蒿也。傷悲

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始及與也。爾公子

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等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

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

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祁巨之反。

音上之反。疏。七月至同歸。○毛以為七月之中。有流下者。

殆音侍。反。疏。七月至同歸。○毛以為七月之中。有流下者。

冬衣矣。又本其趨時。養蠶。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

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

素釋之。桑日以養。新生之蚕。因言養蚕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

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桑以生蚕者。祁祁然。而衆多

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蚕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

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時幽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過田野。此女

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言始與

幽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傳倉庚至以桑。○正義曰。

倉庚一名離。黃鳥也。然者深澤之言。故知然。在

深筐行訓。為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為牆。下徑。玉畝。之宅。樹

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白明牆下之意。○傳遲遲。至時歸。

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為舒緩。討春秋漏刻多少。

正等而秋言。遲遲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

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舒。舒泰

春。春暄。登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

舒。舒。不。見。日。行。急。促。唯。齊。寒。氣。襲。人。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

舒。舒。不。見。日。行。急。促。唯。齊。寒。氣。襲。人。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遲遲舒緩也。繁白蒿也。所

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陽氣而思男，秋士

躬率其民，同時歸也。等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

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祁，巨之反。音上之反。

疏：七月至同歸。○毛以爲七月之中，有流下者。冬衣矣。又本其趨時，養蠶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

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釋之桑，以養新生之蚕。因言養蚕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

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繁以生蚕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垂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

於思男有欲嫁之志。時幽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

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言始與幽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傳倉庚至以桑。○正義曰：倉庚一名離黃，即黃黃鳥是也。然者深淺之言，故知懿筐

深筐行訓，為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爲牆，下徑五畝之宅，豈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下之意。故爲舒緩，詩春秋漏刻多少，正善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詩春秋漏刻多少。

有獲，縮之。○疏：彼公堂稱彼兒，就其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獲，指幽亦爲縮，頌其與此異者，彼又觀籥章之

文而爲說也。以其歌，幽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

之吹。幽雅以樂田，陵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幽頌以息老

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

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康王之

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爲風也。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康王之

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治，故爲雅。天下

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爲頌。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

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爲三樂。周公陳幽公之教，亦自始至成

述其政教之始，則爲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幽雅。述其政

教之成，則爲幽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言此幽公

業成功，故曰七月流火，八月在韋。韋，章可以爲曲也。等

月將桑，取彼斧斤，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浙方蓋

遠也。揚，條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美桑也。等云：條，徒厚反。采其葉也。女桑，少也。長條不枝，此謂者，桑而來之。○條，徒厚反。







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  
鳴鳴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緒其有續羅麻之名八月絲  
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而有赤者為縹縹者考  
工部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為縹五入為緋七入為緇注云染  
黑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縹縹者考  
弁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縹矣凡玄色者在縹緇之間其  
六入者與染法互入數禮無明文故鄭氏之說以爲六入謂三  
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當弁服縹裳注云凡  
染終一入謂之縹再入謂之緋三入謂之緇四入謂之縹四入  
乃成朱色深於縹故云朱深縹也陰陽和對則陰闕而陽明  
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為明謂朱為光明也易下繫云  
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玄黃為天地之色玄  
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裳天在上地在下土記位於  
南方南方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裳天在上地在下土記位於  
特奉玄黃故傳解其意由祭服用玄衣黃裳之義染色多矣而  
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今伯勞鳴是初鳴之候仲夏  
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也此謂寒鳥初鳴之候仲夏  
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則鳴也此謂寒鳥初鳴之候仲夏  
于郭奉趾下云載績武功唯校中國一此獨校兩月者

寺充八之一

十五

國

西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候且未必皆與中國常較  
一月何則蓋月條彗八月其獲七月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  
霜十月則霜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  
齊校一月自熱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二肅云同於中國不得  
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  
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甘也地大率晚寒等傳此三  
事人以月令校之幽地之寒也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孟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  
此云十月陰曆月令季秋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  
曰為改歲入此室也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  
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  
三之日納于凌陰皆具晚寒所致等傳不說者已室三事其  
餘皆可也上云三之日于邦言晚寒者猶寒氣晚至也  
田晚也七月鳴鴈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鴈鳴也上傳言  
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君張遠云晚寒亦  
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  
晚寒者疆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疏之此言以欲  
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霜與中國氣同獲稻乃晚於中  
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也溫亦晚也凡染春暴練夏











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  
物之如此者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蟲音終沙音徐又素  
和反沈云唐多作沙今作沙音素向反宇屋四垂為宇韓詩  
云宇室雷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蛭相容反又相工反蛭相魚  
反又相工反訊音信本  
又作出同卒寸忽反  
北出備心聲塗也庶人卑戶箋云為此四者以備寒。○穿起  
弓反穿心悉反徐得悉反稟許云反塞向如字北出備也  
詩一  
向窓也墜音  
惟音酉單音必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又此室處**

箋云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齋發二之日栗烈當發寒  
氣而入所穿室墜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曰為土  
音越下音于為反一讀上而  
實反下如字漢書作聿為  
其服六月之中沙維之虫振訊其羽蟋蟀之虫六月居室中  
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  
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虫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漸故三  
虫應節而變虫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穿室墜戶之孔穴重  
令出其室塞北出之聲墜塗荆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  
寒氣不入隨人又告妻子言已穿室墜戶之意陰乎我之婦  
子

與子我所以為此者曰為改歲之後膚發栗烈大寒之時當  
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為此也。傳斯蟲至訊之。正義  
曰斯蟲蟋蟀釋虫文又云輪天維樊光曰謂小虫黑身赤頭  
一名沙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鄭璞曰一名沙雞又曰跨雞陸  
機疏曰沙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  
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声幽州人謂之蒲蒲是也。箋七  
月至卒來。正義曰以入我牀下是自然而入在野在宇在  
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  
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虫所當入故以虫名附十月之下所以  
擬其文也。戶字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  
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後壁內出在野。傳穿室墜戶  
。正義曰室塞釋言文以室是塞故穿為第言第至塞戶  
穴也。土靈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嚮  
牖屬此為塞之備不塞南嚮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墜戶  
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墜為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卑戶儒行  
注云單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箋曰為  
至功止。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穿  
室墜戶之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為改歲  
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為  
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為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

歲



寒之後始入室若極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  
寒氣未過是為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  
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海寒  
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後養蚕而至此時一歲  
之及功止故言婦子  
今之入室過寒也

八月剥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八月剥棗也剥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眉也等云介助也  
不乃棗助男功又獲稻而醪酒以助其養也之具謂醪  
也莫於六反享普庚反菽音叔本亦作叔也利音卜反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祭且采之新樗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祭且采之新樗  
亮反瓜音界棟大計反壺於盈反或於耕反凍丁貢反醪老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疏  
食之也但醬與生可食故以食言之矣當與黃乃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食我農夫  
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發康威



高服江云直麻之有實者... 亦食以供食也

功之正此該男功之助言... 九月築場圃

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 十月納禾稼

如如錄下... 十月納禾稼

先熟曰稔... 十月納禾稼

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呂功

素絢... 索素落反絢

取其葉屋其始播百穀

疏... 九月至百谷

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谷也

既納倉則農事畢了... 我農夫之等

索絢以待明年... 索絢以待明年

故而祈祭社稷... 故而祈祭社稷

義曰地官載師云... 義曰地官載師云

中為場圃謂之園... 中為場圃謂之園

易求山云町疇鹿場... 易求山云町疇鹿場

○後熟至曰稔... 後熟至曰稔











此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曆術十一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觀而出之謂曰日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甲十二度星在日之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去昴星。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謂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故君始謂建卯之月藏冰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饗有祭祀是頻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之謂二月日王妻四度春分之中壑始晨見東方壑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虔如見東方壑出矣。以鄭君孫皓云西陸朝觀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觀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西陸為昴兩雅正。又西陸朝觀當為昴星朝觀見也。故知出之為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與言祭司寒而藏之不言司寒。箋引彼文加司字者。復文可云以享同寒。下句重述其事略其司字。箋以經有藏冰而藏。

寺九八之一

三三三

昌

二車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以其神鄭意或亦然也。箋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此藏冰之意。信為此類。冰故藏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下者。解此藏冰之意。到者以其不證經文。故退今在下月。令傳春天子乃藏冰。引冰先焉。寒廟月令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藏。此已破引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周禮新出故用之。主為之制。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祭傳以冰。下云少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為三月。則是以三月。禮言夏。頌冰者。凡言時事。摠率天象。不可以暑乃器之。故當在四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器之。故當在三月。之事故。此章又說藏冰是備暑之事。言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以序者。后稷故兼言也。傳肅縮至羔羊。正義曰。肅音近。縮故肅為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草木皆凋。注云。肅謂技葉縮。栗亦謂縮。聚乾燥之意也。沕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為婦中在場之功。言已入。故滌掃其場。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與酒有兩。傳言。



薄曰朋場是農人之事則斯豎是民自飲酒故言豎禮者  
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  
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豎者  
取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豎言之譜說用案之事云豎實或上  
禮得稱豎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豎正飲酒地官黨其職曰  
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  
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時  
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事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  
鄉人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  
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  
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壺也記云  
其牲狗注云狗取澤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  
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  
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之名也  
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  
屬或則鄉之意也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  
稱鄉人之意也等十月至羣臣正義曰義以下云路狹  
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羣臣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  
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為斯豎謂國君問於政事而豎羣臣也  
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酒由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  
群臣飲酒於大享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禮云  
謂特牲體謂為俎引此詩十月賓場以下云是燕禮云  
詩是燕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  
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上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  
法每兩尊而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夫尊兩圓壺是燕禮  
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在大大尊兩圓壺是燕禮  
兩兩對設之也案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夫飲大於燕禮故用  
牛也傳公堂至疆竟正義曰傳以朋酒斯豎為黨正飲  
酒之禮案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享按謂黨之序享  
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享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  
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長鄉人之事得稱公  
也冠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所飲故知率之以豎戒氣  
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  
竟作竟。筭於饗至疆頭。正義曰筭以斯豎為國君大飲  
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豎焉使羣臣知長幼之序今之  
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為羣臣飲酒於大享以正齒  
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之大享也知在大享亦正齒位者  
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教者序之豎黨之  
於序享知國君於大享黨正飲酒為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也



正商  
位也

七月八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八

卷第八

七月八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三

四七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鴉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

詩以遺王名之曰鴉鴉焉欲知周公之志者不知其

之反下吁鴉反鴉鴉焉疏鴉鴉四章章五句至鴉

李反本亦作鴉此從尚書本也既崩周公拜政管蔡流

詩者周公所以勸亂也毛以為武王既崩周公拜政管蔡流

言以毀周公又嘆武使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

征而滅之以救周六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感管蔡之言

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

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鴉鴉焉經四章皆言不得

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為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

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威

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為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三之

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多罪其屬黨故

公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

之曰鴉鴉焉四章皆言不宜誅絕屬臣之意○正義曰金縢云武王

則不得為怡悅也○蓋未知至之意○正義曰金縢云武王

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

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也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

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鴉焉注云罪人周公之

屬黨與知居相者周公出守奔今二年蓋為成王所得怡悅

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取正

陳為避居於時周公未與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

欲相政之意訓怡為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臣王意

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

我周室則此詩為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為誅管蔡則罪人斯

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為出在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

究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後各為貽悅王心當訓貽為遺謂

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刊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臣奉

於用之辭遺者流傳致遠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成成王

此用公自述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後異也

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能毀我室者攻堅

與也鴉鴉鴉也無

能毀我室者攻堅

與也鴉鴉鴉也無

能毀我室者攻堅

與也鴉鴉鴉也無

能毀我室者攻堅

與也鴉鴉鴉也無

能毀我室者攻堅

與也鴉鴉鴉也無

能毀我室者攻堅



七古似不此  
形如

鄭說又推  
以甫云為  
五名也道矣

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云重言鴉鴉者將述其  
 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樂也鴉鴉言已取我子者幸無  
 我崇我崇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  
 上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  
 將不利於鴉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爵黨與者喻此諸  
 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  
 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誦公此之由然也乃丁反  
 平音素鴉本又作鴉  
 知往反謂在笑反  
 也推子成王也箋云鴉鴉之意殷勤於此推子當哀憐之此  
 取鴉鴉子者言推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  
 亦宜哀憐之○鴉由六  
 反徐居六反一云齊也  
 王假言人取鴉鴉子者言鴉鴉鴉鴉其意如何乎真言人已  
 取我子我意率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崇室以其崇室  
 精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與周公之意如何乎其崇室  
 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不得以  
 端德教有比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得以  
 之意周公言已甚愛此其情此二子但為我推子成王之  
 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為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  
 公為之時言鴉鴉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  
 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  
 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  
 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穉之子來  
 我子之時其鴉鴉之意殷勤於此推子推子當哀憐之子來  
 毀其室以前言鴉鴉之意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不  
 毀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  
 改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為辭耳閣下斯字箋傳皆為  
 耳○傳鴉鴉至周室○正義曰鴉鴉鴉鴉釋鳥之舍人曰鴉  
 鴉一名鴉鴉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鴉鴉陸賡曰  
 鴉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窠以麻絲之如  
 鴉然縣者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鴉鴉或曰巧  
 或曰女匠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鴉關西謂之桑飛或謂  
 之樓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鴉鴉之意唯能此子  
 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鴉鴉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崇室也  
 薄以此詩為管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於  
 時殺管叔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於  
 義曰人吾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至猶巢也周公竟武  
 之喪期後三年除喪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即







王亦出脩其德積其功勞以得成其王業致此王功其難若  
是今汝下民營桑之屬無不由或散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  
不得誅之○**郵**以爲鴟鴞及天之未戾雨之時刺彼桑根  
以纏絲其痛乃得在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  
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鴟鴞以勤勞  
之故借此室巢今集下之民每或散侮慢我欲毀我室乎  
不欲見其毀指意欲悲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其指此官位  
土地欲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絕奪  
意欲悲怒集下之先臣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勿得誅絕之也  
○傳迨及至桑根○正義曰迨及釋言六徹即剝脫之義故  
爲刺也取彼桑土用爲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脫其皮故知  
桑土即桑根也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兩剝取彼桑根以  
纏絲其力滿以與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  
詩爲營桑而作必不得同鄭爲與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  
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  
營桑之屬不可不竭終以全周室傳意或然○箋我至至道謂  
奪○正義曰箋以此爲諸臣設請故亦爲興集下之民將毀  
其室故竟欲悲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悲怒也  
予至九指其

予所持荼予所蓄想予口卒堵

若据撒揭也茶在  
君也租爲堵病也

予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云此言作之至苦攻能攻  
擊人不得取其子○若音吉又音結据音居韓詩云口是爲  
擊曰拮据拮力活反茶音徒奇勅六反本亦作蓄租予羽反  
又作相如字韓詩云積也屠本又作堵音徒穢涼劇反本亦  
作哉揭俱音反說文云持也  
曰予未有室家  
謂我未有  
室家箋云

我作之至苦如是者**疏**

予手至室家○**郵**以爲鴟鴞言已

者是我未有室家之故**疏**作巢之苦予手拮据其巨手所拮  
疾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  
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患我先王爲此室家勤苦若鳥  
雀之輩無道之人輕侮雅子弱寡王室乃爲言曰我此推  
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郵**以爲鴟鴞手  
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人不謀殺也○**郵**以爲鴟鴞手  
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  
王不得殺其子孫使殺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鴟  
鴞之言已所以勤勞爲此室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爲  
此是以今其持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



由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其惜之王其殺此諸  
臣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傳枯梧至之難。正義曰說文  
云機持機拘謂以手爪拘持草也七月傳云亂為其此言桂  
若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  
物相類故皆名茶也。粗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為之故云粗  
為也瘠病釋詁文經言予口卒瘠直是口病而已而傳無言  
予所蒿粗文承二者之下則予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也  
未見故又言予口卒瘠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瘠謂盡病  
苦唯口病不得言及故知手口俱病鴟鴞小鳥為巢以自防  
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傳謂我未有室家。正義曰傳以  
曰者稱它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曰予未有室家管  
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  
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  
我也王肅云我為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予羽譙譙  
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予羽譙譙  
予尾脩脩。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箋云予口既病羽尾又  
脩素彫反注同殺色。界反又所例反下同。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嘒嘒**翹翹危也嘒嘒懼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  
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疏予羽至嘒

○翹羽消反漂匹邊反嘒呼堯反翹音遠。疏予羽至嘒

為鴟鴞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而殺予尾消消而敝予口  
既病羽尾殺敝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脩德業勞神竭力

得成此王業鴟鴞又言室巢雖成以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  
翹翹然而危又為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

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嘒嘒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  
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鄭殺弊及同但所前者別

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  
為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

音嘒嘒嘒嘒喻告訴之意也。傳譙譙殺消消敝。正義曰  
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殺敝也定

本消消作脩脩也。傳翹翹危嘒嘒懼。正義曰皆釋訓文  
王肅云言力勞病以成攻聖之巢而為風雨所漂搖則鳴

音嘒嘒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國而為凶  
人所振蕩則已亦嘒嘒而懼



鳴鶴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成王既得

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婦相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伸美而詳之婦勞力報反思嗣反女音汝樂音洛說音悅下同滕徒登反別彼列反仲音身疏東山四章章山乎正義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相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婦之士莫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淮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婦士不與敵戰身體完

全經云勿士行旅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

謂婦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贏等乃令人憂思是其思也

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婦上未及室家思望經說西婦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舍庚于飛說其成婦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公之勞婦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閔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民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摭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焉四句皆同不得於一章說之序其情而閔其勞其意足以兼之矣婦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婦士不言勞將率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易允卦彖辭文士之舊語此東山堪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箋成王至詳之正義曰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及弁以啓金縢之書王親書以位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生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婦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親



成王將黜殺命作大誥注二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  
夷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  
政懼誅因逐其惡開道准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  
魯武王崩者其惡之初也崩始也長三監准夷與周公東  
伐之事也攝政元年即東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  
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  
言中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  
周公而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皆蔡商奄  
也此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曰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  
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也我祖東山也  
我祖東山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兩蒙我東曰

**惛不歸**我來自東  
我東曰  
我祖東山  
惛不歸我來自東我東曰我祖東山  
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兩蒙我東曰  
惛不歸我來自東我東曰我祖東山

**歸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救  
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救  
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救

**在桑野**  
蚡蚡者蠋烝  
在桑野蚡蚡者蠋烝  
在桑野蚡蚡者蠋烝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亦在車下







**耀宵行**朱熹注也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跖也。町疃鹿迹也。熒火也。螢火也。螢云此五物者家無人則

者後人增耳室本或作堂說也。嘯音蕭說文作嘯音夙峭所

交反郭音蕭町他典反或他頂反字又作打音同腫本又作

腫他短反字又作壇增以執反耀以照反括古活反沈委音

於為反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虫。邊跖起宜反今詩義長跖

長脚蜘蛛又巨綺反又其宜反居綺反麟洛刃反字又作麟

螢惠丁反乞力。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猶是也。懷思也。室

中又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疏。傳果贏至螢火。乃可為憂思。繫於奚反又作繫。正義曰釋草云果

贏之實括樓李也。曰括樓子各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

草云括樓如瓜葉形兩兩拒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

如瓜辨是也。伊威委黍蠨蛸長跖釋虫文舍人曰伊威名委

黍蠨蛸名長跖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跖小蜘蛛

長脚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

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

蛸長跖一名長脚荆州何內人謂之喜母此虫來者人不當

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

是也。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町疃是鹿之跡也。眉蠖昔

螢火之虫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眉蠖蠖也。又解蠖體云蠖螢

火也。釋虫云螢火即招舍人云螢火即夜飛有火虫也。本草

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眉蠖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為蠖淮南子

云又血為磷許慎云謂其死之血為鬼火然則磷者鬼火之

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眉蠖宵行章句以為鬼

火或謂之燐未為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

時也。故云宵行然蒿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為蠖

火近得實矣然則毛。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

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

征聿至。而喜也。箋云鸛水鳥也將陰雨則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

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室塞洒灑掃也。穹空胤况

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鸛本又

作舊古玩反。田節反。洒所解反。沈所寄反。婦素服。有敦

瓜苦丞在栗薪。敦猶專專也。丞丞也。言我心苦事又苦

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

也。又作蠖。又作魚。綺反。好呼報反。拊南問反。

瓜苦丞在栗薪。敦猶專專也。丞丞也。言我心苦事又苦

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

也。又作蠖。又作魚。綺反。好呼報反。拊南問反。



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辨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栗  
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新於事尤苦也。占者声栗烈同也。  
○敦徒丹反。注同。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縻。力勑反。衆新  
也。專徒端反。下同。綴張衛反。辨声。遍反。又白。見反。說文云。瓜  
中實也。沈。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疏。鶴鳴至三年。○毛  
傳。開反。

士之情以四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閔其勞苦。言有  
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辨甚苦。既繫苦於蔓。似如勞  
苦。而其辨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  
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祈禱之役。是其苦也。君子  
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  
所以思之甚也。鄭以烝為久。言君子久在祈禱之役。餘同。  
傳。堊蠶至而喜。○正義曰。釋虫云。蟋蟀大。蠶小。若蠶。舍人曰。  
此蟋即大。蠶也。小者即名蠶也。然則蠶是。小蟋蟀也。此虫穴  
處。輦土為塚。以避溼。鶴鳥鳴於其上。故知埳是。蠶塚也。將欲  
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蠶避溼而上。塚鶴雀是好  
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機疏云。鶴鶴雀也。似鴉  
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如如三升  
杯。望果入。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資。釜。一名黑。死。一名背。  
竈。一名皂。裙。又尼。其巢。一傍。為他。舍。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

八。○寺。在。之。二。

八。十。

肆。五。福。

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傳。敦猶至。又苦。○  
正義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為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  
也。烝。衆釋。詰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似  
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祈禱是也。○箋  
此。又至。裂。同。○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  
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為塵。訓之。為久。祈禱。是分裂之  
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声栗裂同。故得借栗為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我徂東山。惴惴

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箋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  
為序。歸上之情。○為于偽。

反。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錄取之候  
也。耀耀。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

行之時。新合。畢禮。今還。故極序。之子于歸。皇駁其馬。白  
其情以樂之。○樂音洛。下同。

日皇駁。白曰駁。箋云。之子于歸。謂始嫁。結其縞。九十  
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駁。邦角反。親。結其縞。九十

其儀。縞。婦人之褹也。母成。女施於結。後九。十。其儀。言多儀。  
也。箋云。女嫁。父母母既戒之。毋。又。之。九。十。其儀。前

了。寧之。多。○禘。許。韋反。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長。之  
繁。佩。帶。其。鳩。反。恍。始。鏡。反。



道也。蓋云嘉善也。其新來時其善至今則久。疏倉庚至之

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疏倉庚至之

倉庚至始行之時。初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案之言倉

庚之時。其衣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駸

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駸

駸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其善

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疏倉庚至之

否。所以嘉其歸士之情也。則以倉庚為記。時言皇士之事

於金庚子。張熠耀其羽之時。而足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

初日。其新來之時。則其善不見。已三年。今其父矣。不知今日

倉庚至。祭之。正義曰。鄭以仲春為昏月。月令仲春倉庚以

序。云。淳。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為婚。要之。侯。庚。以

於。鄭。直。以。倉。庚。為。與。王。甫。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

也。黃。白。色。名。曰。駢。正義曰。釋畜文。舍人曰。駢亦及時可知也。

白。曰。皇。謂。馬。色。有。黃。黃。有。白。則。謂。駢。白。曰。駢。謂。馬。色。有。駢。黃。

有。白。黃。舍。人。言。駢。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駢。赤。色。也。傳。駢

婦。至。多。議。正義曰。釋器云。婦人之律。謂之縹。縹。縹。也。孫。炎。因

曰。律。也。中。也。郭。璞。曰。即。今。之。香。也。律。邪。交。絡。帶。繫。於。體。因

名。為。律。也。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

詩。云。親。結。其。縹。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者。以。申。解。之。說。者。以

律。為。中。也。不。雜。於。之。也。母。戒。女。禮。施。於。結。於。士。昏。禮。文。彼。注。云。於

佩。巾。也。不。雜。於。之。也。母。戒。女。禮。施。於。結。於。士。昏。禮。文。彼。注。云。於

身。故。言。施。於。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於。證。此。結。縹

則。於。孫。炎。之。說。亦。以。縹。為。於。中。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

未。冠。并。者。總。角。於。結。縹。皆。佩。容。與。郭。以。縹。為。香。縹。云。義。見。禮。記

謂。此。也。案。昏。禮。言。結。於。此。言。結。縹。則。當。是。於。非。香。縹。也。且

未。冠。并。者。佩。容。與。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

於。十。則。數。之。小。成。卒。亦。與。十。言。其。多。威。儀。也。○。箋。女。嫁。至。之

多。○。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遂。及。命。之。曰。戒。之。○。箋。女。嫁。至。之

命。母。亦。於。結。於。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庶。母。及。門。內。中

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夙。夜。無。怠。是

戒。之。申。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

前。其。云。丁。寧。之。多。也。斯。下。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

儀。者。以。無。男。子。之。禮。捐。讓。周。旋。之。儀。耳。其。卒。動。威。儀。則。多



也。傳言及長之道。正義曰。舊訓為久也。言久長之道。未知善惡所以戲之。箋嘉善至戲之。正義曰。箋以此言。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長之道。故易傳以爲。來時其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三

李以... 八之三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流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不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為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為損傷也。傳四用至皇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為伐時成王在焉故於成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揖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揖政耳成王則為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為匡箋又轉為正。箋周公至而已。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

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放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鑿屬曰錡。錡巨且反字或非也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吡化也。訛五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箋云嘉善也疏傳鑿屬曰錡。正義曰此與下傳云木屬曰錡皆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木屬曰錡。錡音求徐又音糾

周公東征四國是道道固也。箋云道也。道在蓋

反徐又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休美也。疏傳道固也

訓為聚亦堅固之義故為周也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詩云適歛聚也彼適作擊音義同是

道得為歛言四國之民於是歛聚不流散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成王既得

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柯古何反朝直

既定仍在東上已作鷓鴣之後未得雷凡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

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詳鄭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

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箋成王至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

後則羣臣及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兩大風之變欲迎言孝悌達於朝廷皆序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祭義

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金不注序推鷓鴣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

公初即揖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述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

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序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曰曰信噫公命

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因

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三美周公故在鷓鴣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鷓鴣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

成王既得

**疏**

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伐柯

雷風之後未得雷凡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

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詳鄭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

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箋成王至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

後則羣臣及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兩大風之變欲迎言孝悌達於朝廷皆序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祭義

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金不注序推鷓鴣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

公初即揖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述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

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序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曰曰信噫公命

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因

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三美周公故在鷓鴣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鷓鴣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

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

成王既得

**疏**

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伐柯

雷風之後未得雷凡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

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詳鄭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

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箋成王至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

後則羣臣及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兩大風之變欲迎言孝悌達於朝廷皆序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祭義

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金不注序推鷓鴣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

公初即揖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述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

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序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曰曰信噫公命

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因

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三美周公故在鷓鴣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鷓鴣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

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

成王既得

**疏**

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伐柯

雷風之後未得雷凡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

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詳鄭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

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箋成王至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

後則羣臣及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兩大風之變欲迎言孝悌達於朝廷皆序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祭義

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金不注序推鷓鴣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

公初即揖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述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

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序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曰曰信噫公命

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因

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三美周公故在鷓鴣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鷓鴣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

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

成王既得

**疏**

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伐柯

雷風之後未得雷凡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

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詳鄭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

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箋成王至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

後則羣臣及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兩大風之變欲迎言孝悌達於朝廷皆序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祭義

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金不注序推鷓鴣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

公初即揖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述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

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序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曰曰信噫公命

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因

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三美周公故在鷓鴣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鷓鴣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

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



用言欲伐柯以爲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與欲取禮以治國者當如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爲家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何非媒則不得以與治國如何非禮則不安或媒氏能用禮故或媒則得妻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而不任之也○鄭以爲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同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妻如何非媒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傳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傳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門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禮何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雖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何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能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

少師克之

四

箋克能至先往○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觀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喻使賢者先往也○傳媒所至不妄○正義曰傳以下文適豆有踐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爲興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能用禮取妻不以媒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而王不知故刺之○箋媒者至先往○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以媒爲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恩歸惠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未則盡起精誠感天而况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讎敵尚相阻礙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也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欤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所以其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便還其道亦我觀之子適豆有踐踐行列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我觀之子適豆有踐



觀見也之子也斤周公也王敦也周公當以勤食燕之  
行至則歡樂以說之○蕭古臣反踐踐法反行戶即反饋士  
恋反樂音疏一伐柯全句踐○為伐柯之以其則不  
洛統音統疏之遠喻治三之法其道亦不遠向者  
柯比而規之疏柯如規也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只法不在  
不遠也言有禮君了怨以治國近取諸已不遠遠亦  
者唯周公目我若得見是丁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  
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事弘多不可備率言其禮  
列見禮法六行也○鄭以伐柯者其則不遠焉柯  
是以法之少喻王欲使還其首亦不遠人心是也  
之言衆人之心皆與公願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  
燕之儀也○傳以其至遠求○正義曰此伐柯之不遠求遠  
取法於柯以喻交人之道不遠求遠取法於已故解不遠  
以其所願於下之事已則以所願之事交與已故解不遠  
近取諸已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有君子能以身  
物言周公能為此也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怨德而行所以  
人則不遠○等柯至知之○正義曰箋以為勸仲周公之  
故易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和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  
以伐柯規而視之猶以為為遠詩言且則不遠彼言猶以為遠  
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嫌遠之意言猶以為遠○傳疏  
行以列貌○正義曰以遠巨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疏為行  
貌毛以為為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知  
有以遠巨之器則得禮事陳設遠巨是行以禮則此當為旺用  
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禮之  
貌遠巨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禮之  
觀見釋話又故食之事聖人以之為勸仲周公而言陳  
列遠巨是令王以此

伐柯一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本亦

疏

九罭四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  
通反○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  
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及同則毛亦以為勸成王也周公  
既相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思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悅



公而為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工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  
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  
王之事也公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而大風  
變故也周公而朝廷羣臣皆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  
志者及管金帶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相周大夫乃泮  
此詩美周公自刺往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  
用次之後首章言思公下百居東王當以資衣禮迎之所謂  
其末也時事也二章三章慎行也周公之時告燕東人之辭  
卒章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接之事既反之後朝廷  
無事下知斥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其言刺朝廷之辭  
知者宜九民之魚鱣魴也九民之魚鱣魴也九民之魚鱣魴也  
首章言取物各有器也其者俞王致迎周公之梁乃  
後得禮也魚言取物各有器也其者俞王致迎周公之梁乃  
當有真禮也鱣才換反枕也音撰魴音房鱣子弄石也子公  
反字又作鱣鱣音爲鱣鱣網也  
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周公也  
本反六冕之第二者也金爲九章天子星升龍安在上公也  
至降龍字或作卷  
疏乃九章至繡裳也魴也鱣也魴是鱣也魴是鱣也魴是鱣也  
音同卷是魚反

疏

乃九章至繡裳也魴也鱣也魴是鱣也魴是鱣也魴是鱣也

鴻飛薄渚

鴻飛薄渚也

故云衮衣繡裳  
卷龍也  
正義曰  
鴻飛薄渚也  
故云衮衣繡裳  
卷龍也  
正義曰  
鴻飛薄渚也



而所居也。以喻周公。今也。失其所也。○鳧音符。○

**女信處**。周公未得也。○

可就女誠。如是東都也。○

公黨歸復其位。不得也。○

人云。我周公未得王也。○

宿而。○鄭以爲鵠者。大鳥不宜與鳧。○

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

居則可於汝之。所。○

公所在。見愛知東人。○

不宜宿者。喻周公。○

國之後。留住於東方。○

有定命之功。不宜久。○

○辟居如東。故云與。○

○公未得王。迎之禮。○

○歸之時。於汝信。○

○聖人不日。失其所也。○

○箋言言無以公。○

○西歸而無所居。則。○

○卒章始陳東人。○

○見東人之意。○

○止。八公歸不復於女。○

○信宿。○

○疏。○

八公歸無所於。○

鳥。○

○疏。○

○

○

○

○

○

○

○

○

○

○

○

○

○

○

○

○

○

○

○

○







公進退有進能使聖德者明之意以流之筆以流言與王不  
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爲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其是進位之  
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爲進有難也既遜而留爲大師是退  
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爲唯進退有難  
爲終始無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與於鄭  
者傳以公孫爲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  
留爲大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其政成功  
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其政成功正  
是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震其尾**  
以也跋躑躅也其胡退則  
聖也其羣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云其者喻周公則其  
其胡猶始欲拜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其羣  
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  
實本又作走丁四反又步值友職力轉反跋其胡又居業  
反難乃且反

**公孫碩膚赤烏几几**  
公孫也碩膚人君之盛也几几約貌箋云公周父也孫當如  
也赤烏人君之盛也几几約貌箋云公周父也孫當如  
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碩也周公拜政七年致大平復成  
王之位孫遜母此成公之大美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  
履赤烏几几然。孫毛如字鄭音遜烏音等俱具反約其

徒遜反**疏**狼跋前則躑躅其胡部退則其羣是進退有難  
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拜政之時遠則四國  
疏言近則王不知其志世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能成  
道所以進有難而此政名欲符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  
之德能復赤烏几几然盛服以行也然後退有難不失其  
爲老狼進則躑躅其胡退則跋其尾也退有難不失其聖能  
公能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言周公既致大平  
乃遜道避此成功之大美復雷在王朝爲大師之官履其赤  
烏几几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傳跋躑躅其  
猛。正義曰跋躑躅陸路釋言文李。曰跋前行曰躑躅卻頓  
曰賣也說文云跋。丁士反跋。竹二反躑即賣也然則跋  
與。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爲躑者謂跋其胡而倒躑耳老狼  
有胡謂。垂胡進則躑其胡謂躑胡而前倒也退則跋其尾  
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言狼羣羣亦足狼也文不可重  
故以賣代之下章固其文明跋上一耳。載所以互相見也序  
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  
失猛。箋異者至玷。正義曰。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  
故以進則躑胡喻將欲拜政退則。羣喻成王雷之其周公



人臣以臣相為進致政為退取象為安故易傳也。傳  
空約貌。正義曰傳以雅然曹孫皆其成王以其是也。公之  
孫也。頭大釋詰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覆人掌王之服。後  
為赤鳥黑鳥注云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  
鳥下有白鳥黑鳥然則赤鳥是鳥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後  
也。後人注云服發者着服各有發也。復下曰鳥單下曰發古  
之人言發以通於復今世言發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發  
鳥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發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履  
青約纁純爵弁纁黑約纁純純悼寸注云約之言拘以為行  
成狀如刀衣鼻在後頭纁純中紉也。發順裳色。爵弁之發以  
黑為飾爵弁其纁飾以纁次云几几約貌謂鳥頭飾之貌  
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纁次履色纁而約用黑則冕服之  
鳥必如纁次鳥色赤則約赤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  
有難者以侯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礼也。  
箋周公至几几然。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謂周公故以  
此公為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為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  
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存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  
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昭公遜遁釋序文孫炎曰遁逃去也  
周公相政七年孫遁避成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  
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下七章二百三句

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疏 傳曰迴。正義曰瑕者王之病玉之有瑕猶人之有過  
皆善為無瑕也。

皆善為無瑕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三







